

贺《周口晚报》 创刊五周年

■田乐廷

报创陈楚齐称赞
读者欢欣谈感言
与时俱进精编排
报人辛勤解民难
耕耘播撒担重任
万紫千红春满院
连创佳绩添异彩
香飘豫东勇向前



■散文

母校的古槐树

■刘振南

多少次徜徉儿时母校的古槐树下,引起我无限遐想……

在我的记忆中,母校是孕育我知识和智慧的土壤,我就像在古槐树上飞翔的小鸟,不停地寻觅、采撷、探索。

在我的思绪中,母校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古槐树下,有我孩提时代活泼的身影、快乐的童年,她见证着我小学时代的酸甜苦辣、缤纷梦幻,影射着岁月的沧桑、家乡的巨变。

古槐树位于母校的中心腹地,树干粗壮挺拔,树皮粗糙,树冠枝遮天蔽日。

春天,她为我们带来阳光雨露,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夏天,她为我们遮风挡雨,呵护着我们茁壮成长。

秋天,她为我们带来丰收的喜悦、憧憬和期望。

冬天,她为我们迎霜傲雪,树立起不屈的脊梁。

我就是在她的怀抱里渴求知识和真理,塑造自我形象。

在离地面三丈高的树杈处绑了一个横木,横木上挂着一口钟,钟声清脆悦耳、幽远回荡,方圆三里五村的孩子就是听着它的信号上学放学的。

每年春暖花开时节,古槐树上开满雪一般的白花,给人清香四溢、十里飘香的感觉。一阵风吹来,校园里弥漫着花的清香味。孩子们沐浴在这样的气氛里无忧无虑健康成长。孩子们时常三五人一起手拉手合抱大树,猜测它的粗细、年龄;同学们去问老师,老师说不清;去问白发苍苍的校长,他也说不清。在孩子们心灵深处,这棵树不止一百年,甚至几百年,所以呼之为“古槐树”。

记得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上午,我去寻访母校。来到古槐树下,树叶纷纷扬扬从树上落下,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投下一大片绿阴。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,盘旋穿梭于枝杈间,构成大自然天真烂漫的景致。此时我被这和谐的音符吸引住了,这大概就是上苍赐予人间的美吧。我不忍心惊扰这里的安谧,悄悄地蹲下身来,倚在树上,置身于校园的温馨、祥和氛围里,倾听古树深沉的呼吸声、脉膊的跳动声,感到无比惬意。这也许是我对古槐树情有独钟的缘由吧。

现在,这棵古树已不存在。但在我心中,她永远定格在挺拔与英武之中,似一位老者,既有威严的训导,又有温柔的呵护,教我在人生之路上永远开拓进取、不断进步、趋向成熟。

■小说

赢家

■戚富岗

他熟读经史子集,才华横溢,决心走上仕途,一展胸中抱负,他自信“将有作为如水到渠成”。

宋真宗天禧元年,一张金榜聚焦了所有考生的眼光。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第一行、第二行还是第三行?然而他一直阅至最后一行,始终没找到“柳永”这两个字。命运居然跟自己开了个玩笑。哦,他明白了,是自己没有对大宋大唱颂歌。谁会在乎你巧妙的词章?他淡然一笑,随口吟道“富贵岂由人,时会高志须酬”,在明媚的阳光里。

五年后,他又一次庄严地走进大宋科举考场。同样带着他的万丈豪情、带着他的锦绣文章。他要让一些人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文章。他要用笔下文章给他们一记狠狠的耳光,让他们为曾经遗漏了一个真正的人才而自惭形秽。写什么呢?啊!辉煌的宋朝!对不起,我柳永还没学会呢,我做不到,我偏不。

那么一切就是注定了的。

新科进士们兴高采烈地饮酒庆贺去了,他茫然站在金陵街头。浩浩荡荡的秦淮河穿过金陵古城汨汨向前而去,两岸车马穿梭如织,酒楼店铺林立。可这与他无关,他是

落魄文人。他有点累了,想找个地方歇歇脚。他走向了最需要有词的地方。我糟践我自己,你们管得着吗?

痛过之后是格外清醒,他看到了大宋朝骨子里的污浊。亮晶晶的,在眼角,是泪吗?一曲《鹤冲天》未经斟酌便脱口而出,“黄金榜上,偶失龙头望……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”他用心、用情、用泪,给饱受欺凌的百姓写词,写得堂堂正正、坦坦荡荡,因为他们欣赏他的词。皇帝不喜欢他的词,权贵不喜欢他的词,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。他的词在街头巷尾传唱着,在茶楼酒肆传唱着。

“凡有井水处,皆能歌柳词”。一个人的词如此受到欢迎,让那些自认高明的词人们感到困惑和恐惧。于是就有人将那首《鹤冲天》捧到仁宗面前。仁宗越读越不是滋味,特别是那句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刺得仁宗的心阵阵发痛。

又一年科考时,新科进士的名额已定,只等皇帝圈点放榜。仁宗手持名册簿,沾沾自喜。又有一大批文人要为我大宋朝所用,说白了就是为我宋仁宗所用。其实这些人

是最容易对付的,只要给他们点甜头,就会乖乖听你使唤。这甜头就是……宋仁宗甚至想哼几句小曲了。忽然,“柳永”两个字跃入眼帘。几年来多少人多少次给他提到这个名字呀,并在这名字后面加了多少贬义的词语,他记不清了。他会写什么词?他的词只能坏我的兴致。他顿时龙颜大怒,拿起御笔一挥,就抹去了那个令他讨厌的名字。他觉得还不够解气,又在一旁批道:“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,此人且填词去。”敢对我发牢骚,我让你一点甜头也尝不到。

命运为什么如此安排?文章和命运从来都是不协调的,如屈原、如曹植、如杜甫,也许是正如后人所言“词名误了功名”,也许什么也不因为,因为他是柳永。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对手是谁,是那一群士大夫,还有高高在上的皇帝!

金榜题名宣告与他无缘,幼时的仕途之梦化为泡影。他还剩下什么呢?只有他的词。只有在词的世界里,他才能记起自己是柳永。他无所求、无所挂牵,心里装的只有词。他写得如痴如醉,写得潇潇洒洒。

一个人完全选择了词,而完全



遥远的山村

张玉娟 摄

■散文

我为则我能

■刘磊

太行、王屋山阻断村庄通往外面的路,愚公决定移山。愚公敢为,因而他可将山移走。面对生活的种种境遇,既不能以“不能”之心迎接,也不能以“不为”之态面对,而应竖起“我为则我能”的旗帜。

俄国的西科斯基,第一架实用直升机的发明者。他年少时曾被开水烫伤致使手臂变形,但他坚信没有翅膀依旧可以飞行,因而他刻苦钻研,发明了直升机,证明我为则我能。倘使他以“不能”之心迎接,或以“不为”之态面对,那么即使有双手,他又怎能飞翔呢?

“撑杆皇后”伊辛巴耶娃,

曾经练习体操,她也怀着冠军梦,于是刻苦训练。但不久教练发现她个子越长越高,意味着“土豆发芽”,于是劝她进田径跳高队。她没有以“不能”之心迎接,也不以“不为”之态面对,而是积极投入训练,最终多次打破世界纪录,圆了冠军梦。

日本一个企业家说:“一自认为‘不能’的人,别人也不会认为‘他能’,一个‘不为’的人请尽早离开。”的确,只有“为”才可能“能”,而只有以“能”之心迎接生活境遇,才能成功。

那些“不为”之人和以“不能”之心对待的,最终只会失

败。美国的南方航空公司就是例证,他们自认“不能”重组,并且“不为”,因而倒闭。

当然,如果把“能”,用于坏的方面,则会造成恶果。一个可装20人的车,称“能”装30人,并这样“为”了,结果由于超重,车闸不灵,坠入山沟,酿成惨剧。

“我为则我能”,是一种精神,是一种力量。它可使弱者成为强者,可使庸人成就伟大。“我为则我能”是一种态度,它可使一个人达到理想的彼岸,登上人生的巅峰。

我为则我能!

抛却了现实生活,他一定是贫困的、落魄的。他在生活的夹缝里艰难地挣扎着,他的善良和爱恨只能躲在文字和酒里。

面对柳永的倒霉,那些伟大的词人们笑了,那位至高无上的皇帝笑了,笑得很阳光很灿烂。柳永啊柳永,你活得好寒碜啊。你不是很能作词嘛,哈哈。

有一天,或许宋仁宗还喝了点酒的,他突然觉得这样还不够刺激,我为什么不调逗他一下呢?于是,51岁的柳永就中了进士,却只授屯田员外郎,七品。宋仁宗给柳永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,若不赴任就是抗旨,如若赴任则是嘲弄。好一个柳永,他又把两难的皮球踢给了宋仁宗,官我是当了,却当了个稀里糊涂。治我罪,你不仁不义;不治,你路得慌。我柳永不是不会官瘾迷了灵魂,不如有的人不惜把马屁拍得精湛。

想到柳永,宋仁宗笑了笑摇摇头又叹了口气。

一个阴冷阴冷的日子,有人给宋仁宗报告一个消息:该死的柳永,他,死了。这个潦倒的酸文人,无妻无室无儿无女无有下葬的银两。死得像一阵萧瑟秋风,凄凄惨惨戚戚。然而,谁能想得到呢,丧事竟办得很隆重也很气派,京城一片缟素、满街哀声。

宋仁宗嘴角的得意渐渐隐去,取而代之的也是一片缟素。耳边风中又传来讨厌的柳词,隐隐约约朗朗清

清,是《蝶恋花》还是《雨霖铃》?

■散文

洗心

■蔡淑霞

在鼓浪屿众多秀丽的景色中,我独被一块天然岩石吸引。岩石的造形并不奇特,只是镌刻上面的两个斗大的字“洗心”,让人回味无穷。

以前,我总以为洗心需要在深山古刹、青灯下、松涛中,随着悠远的木鱼声才能洗净心灵,所以在游人如织的景区中见到这两个字,还是为之一颤。是啊,在这纷乱的世界里,随时都需要对自己的心清洗一番。就像南方高高的大树,从鹅黄到深绿,郁郁葱葱地生长着,仿佛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,再到壮年,也像一年四季,都同时表现出勃勃生机。我想,这也是在当地降下的雨露浇灌下,才这么青翠欲滴吧。

我们生活在这个繁杂的世界,难免遇到诸多问题。生活的琐碎,工作中的不顺,邻里同事间的摩擦等,情绪日积月累,结果就会很严重。心灵长久被折磨,本来可以快乐的生命,被烦恼占据着,只体会到恐惧、悲伤、担忧、焦虑、委屈……这值得吗?

洗涤心胸,除去杂念,需要常常把自己的心洗一洗了。我们若把内心的自私洗成慷慨,把计较洗成体谅,把猜疑洗成信任,把急躁洗成温和,把虚伪洗成友善,把贪婪洗成知足,把嫉妒洗成慈爱,那我们不顺畅的心灵岂不变得平安祥和而让人乐意接近吗?

把不真不善不美之物洗掉,我们会发现,用一颗洁净了的心迎接一天的生活、工作和学习,这一天将变得更加美好。

世界其实很美,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。把心中无形的污垢清洗干净,我想“洗心”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,大概就是如此吧。

《铁水牛》投稿邮箱:
zkwbwj@163.com